

飞龙全传

〔清〕吴璿◎著

〔第一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飞龙全传

〔清〕吴璿◎著

〔第一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龙全传/ (清) 吴璿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 (2009.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8-0

I. 飞… II. ①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03 号

Fei Long Quan Zhuan

飞龙全传 (一)

作 者: (清) 吴 璿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404 千字

印 张: 4.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8-0

定 价: 90.00 (全四册)

序

己巳岁，余肄业村居，暗修之外，概不分心。适有友人挟一帙以遗余，名曰《飞龙传》。视其事，则虚妄无稽；阅其词，则浮泛而俚。余时方攻举子业，无暇他涉，偶一寓目，即鄙而置之。无何，屡困场屋，终不得志，余自恨命蹇时乖，青云之想空误白头。不得已，弃名就利，时或与贾竖辈逐锱铢之利，屈指计之，盖已一十有九年矣！

今戊子岁，复理故业，课习之暇，忆往无聊，不禁瞿然有感。以为既不得遂其初心，则稗官野史，亦可以寄郁结之思，所谓发愤之所作，余亦窃取其义焉。于是检向时所鄙之《飞龙传》，为之删其繁文，汰其俚句，布以雅驯之格，间以清隽之辞，传神写吻。尽态极研，庶足令阅者惊奇拍案，目不暇给矣！

第余才识卑劣，偏颇脱漏之弊，终所不免。兹顾孜孜焉亟为编葺者，不过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岂真欲与名人著作争长而絮短乎哉！

时乾隆三十三年岁在戊子仲秋之望。东隅吴璿题。

目 录

第 一 回	苗训设相遇真龙 太祖游春骑泥马	1
第 二 回	配大名窦公款洽 游行院韩妓殷勤	10
第 三 回	赵匡胤一打韩通 勾栏院独坐龙椅	19
第 四 回	伸己忿雹打御院 雪父仇血溅花楼	28
第 五 回	赵匡胤救解书生 张桂英得配英主	37
第 六 回	赤须龙山庄结义 绿鬓娥兰室归阴	46
第 七 回	柴君贵贩伞登古道 赵匡胤割税闹金桥	55
第 八 回	算油梆苗训留词 拔枣树郑恩救驾	65

第九回	黄土坡义结芝兰 独龙庄计谋虎狼	74
第十回	郑子明计除土寇 赵匡胤力战裙钗	83
第十一回	董美英编谜求婚 柴君贵惧祸分袂	93
第十二回	笃朋情柴荣赠衣 严国法郑恩验面	102
第十三回	柴君贵过量生灾 郑子明擅权发货	112
第十四回	为资财兄弟绝义 因口腹儿女全生	122
第十五回	孟家庄勇士降妖 首阳山征人失路	130

第一回

苗训设相遇真龙 太祖游春骑泥马

词曰：

世事如棋，从来兴废由天命，任他忠佞，端的难侥幸。

圣主垂裳，勋业昭功令，苍生幸，扫秽除氛，才把江山定。

上调《点绛唇》

话说从古以来，国运递更，皆有定数，治极则乱，乱极则治，一定之理也。天下自唐季以来，五代纷更，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十三君。僭窃相踵，战争不息，人民有倒悬之苦，将士多汗马之劳。终于立国不长，究非真命之主。

独至大宋，圣人应运而兴。御极以来，削平伪镇，把锦绣江山，奠定十分安固，相传三百年鸿业，历国恁般久长，这也因他神武不杀，仁义居心，所以如此。观其伐南唐时，命曹彬云：“城陷之日，慎勿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只此数语，便如孟子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矣。然此仁心义闻，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为尧舜之君也。不必烦言多赘，只就他未登九五之时，把那三打韩通、禅州结义，这许多事迹表白出来，可以使闻者惊心，观者吐舌，方知英雄举动，迥异庸愚。毕竟有掀天拔地之形，搅海翻江之势，正如暗中指使，冥里施为，诚有不

期然而然者。有诗为证：

龙虎行藏自不同，辉煌事业有奇踪。

时君若肯行仁政，真主如何降九重？

话说后汉高祖皇帝刘智远晏驾之后，太子承祐登基，庙号隐帝。为人懦弱有余，刚断不足。即位以来，虽不能海晏河清，却也算得烽烟消熄，承平日久，世道粗宁。这时有一位先生，姓苗名训，字光义，能知过去未来，善晓天文地理。他奉了师父陈抟老祖之命，下山来，扮做相士模样，遍游天下，寻访真主。那时正在东京汴梁城中，开着相馆，每日间哄动那些争名夺利的人，都来论相，真个挨挤不开，十分闹热。

一日清晨，光义起来开馆，挂了那个“辨鱼龙，定优劣”的招牌。垂帘洒扫已毕，正在闲坐。只见一位青年公子，独自信步进来，光义抬头一看，暗暗吃惊，连连点首。怎见得那人的好相，只见：

尧眉舜目，禹背汤腰。两耳垂肩，棱角分明征厚福；双手过膝，指挥开拓掌威权，面如重枣发光芒，地朝天挺；身似泰山敦厚重，虎步龙行。异相非常，虽道潜龙勿用；飞腾有待，足知垂拱平章，漫夸辟土紫微星，敢比开疆赤帝子。

这人非别，就是那个开三百年基业的领袖，传十八代子孙的班头：姓赵名匡胤，表字元朗，世本涿郡人氏。父亲赵弘殷，现为殿前都指挥之职，母亲杜氏夫人。原来赵弘殷所生三子一女：长匡胤，次匡义，三光美，四玉容小姐，这匡胤之生，因后唐明宗皇帝登极之年，每夜在于宫中，焚香祝天道：“某乃无福，因世大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之主。”那玉帝感他立念真诚，为君仁爱，即命赤须火龙下降人间，统系治世，生于洛

阳夹马营中，赤光满室，营中异香经宿不散。因此父母称他为“香孩儿”。后因石敬瑭拜认契丹为父，借兵篡唐，赵弘殷挈家避乱于路。肩挑二子，遇一异人指说道：“此担中乃二天子也。世上说道无天子，今日天子一担挑。”因住居于汴梁城双龙巷内，至后汉立朝，弘殷方才出仕。

此时匡胤正当年交一十八岁，生得容貌雄伟，器度豁达，更兼精通武艺，膂力过人。娶妻贺氏金蝉，十分贤淑。那匡胤生性豪侠，又与本郡张光远、罗彦威二人结为生死之交，每日在汴梁城中，生非闯事，喜打不平。这日清晨，早起无事，出外闲游，打从相馆门首经过，举步进门，意欲推相。却值苗光义闲坐在此，抬头一见，不觉惊喜道：“此人便是帝王之相。吾昨日排下一卦，应在今日清晨有真主临门，不想果应其兆。”遂立起身来，往外一张，四顾无人，回身即望匡胤纳头便拜，口称：“万岁！小道苗光义，接驾有迟，望乞恕罪！”匡胤一闻此言，不觉大惊道：“你这泼道，想是疯颠的么？怎的发这胡言乱语？是何道理？”光义道：“小道并不疯颠。因见天下汹汹，久无真主，当今后帝亦非命世之姿。特奉师命下山，寻访帝星，今幸得遇，事非偶然。主公实为应运兴隆之主，不数年间，管取身登九五，请主公勿疑。”匡胤听了这一席言语，越然发怒道：“吾打你这疯颠的泼道！这里什么去处，你敢信口胡言！人人道你阴阳有准，祸福无差；据我看来，原来你是捏造妖言，诬民惑众，情殊可恨，理实难容。”一面说着，一面立起身来，挥袖撩衣，举手便打。只听得：

劈拍连声，咧咧遍室。劈拍连声，椅凳桌台敲折脚；咧咧遍室，琴棋书画打成堆。炉盏帘瓶，那管他古玩时新；着

手处西歪东倒；纸墨笔砚，凭着你金镶玉砌，顺性时流水落花。正是：一时举手不容情，凭你神仙也退避。

匡胤一时怒起，把相馆中的什物等件，尽都打翻，零星满地。那苗光义见他势头凶猛，一时遮拦不及，只得往后退避。此时过往之人渐渐多了，见是赵舍人在此厮闹，又且不知他的缘故，谁敢上前相劝一声，只好远远地立着观望。

正在喧嚷之际，只见人丛里走出两个豪华公子，进来扶住了匡胤，说道：“大哥，为着何事，便这等喧闹？”匡胤回头看时，乃是张光远、罗彦威二人，便道：“二位贤弟！不必相劝，我还须打这泼道！”二人道：“大哥，不可造次！有话可与小弟们说知，我等好与你和解。”匡胤悄悄地说道：“我来叫他相面，谁知他一见愚兄，便称什么‘万岁’。这里辇毂之下，岂可容他胡言乱语！倘被别人听着，叫愚兄怎的抵当？”张光远道：“大哥，你也是呆的，量这个疯颠的道人，话来无凭无据，由他胡乱，自有凶人来驱除他的。你何必发怒，与他一般见识。”罗彦威道：“目今世上的医卜星相，都是专靠这些浮词混话，奉承得心窝儿十分欢喜，便好资财入手，满利肥身。这是骗人的迷局，都是如此。你我不入他的局骗，也就罢了，闹他则甚？俺弟兄闲在这里，且往别处去消遣片时，倒是赏心乐事，何必在此攘这空气。”说罢，两个拉了匡胤的手，往外便走。

那苗光义见匡胤去了，即忙出来，走至街坊，又叫道：“三位且留贵步！我小道还有几句言语奉嘱，幸垂清听。”遂说道：“此去休要入庙堂，一时戏耍见灾殃。今年运限逢驿马，只为单骑离故乡。”匡胤道：“二位贤弟，你可听他口中，还在那里胡讲。”二人道：“大哥，我们只管走罢了，听他则甚？”那苗光义

想道：“我周游天下，遍访真主，不道在汴梁遇着。但如今尚非其时，待我再用些工夫，前去访寻好汉，使他待时而动，辅佐兴王，成就这万世不拔之基，得见淳古太平之象。一则完了我奉师命下山的本愿，二则可使那百姓们早早享些福泽，免了干戈锋镝之灾。”主意已定，即便收了相馆，整备云游。按下不提。

单说匡胤等弟兄三人，缓步前行，观看景致。此时正当清明时候，一路来，但见：

柳绿桃红，共映春光明媚；青尘紫陌，谁闻禁火空斋。

木深处杏花村里，何须更指牧童；市集中烟柳皇都，那得趁陪欢伯。闹热街心，虽常接纸灰飞蝴蝶；朔南墓道，却连闻泪血染杜鹃。这是，可爱一年寒食节，无花无酒步芳场。

弟兄三人，随步闲游，观玩景致，固是赏心乐意，娱目舒怀，十分赞叹。正走之间，只见前面一座古庙，殿宇巍峨，甚是清静。耳边又闻钟鼓之声。张光远叫道：“大哥，你听那庙里钟鸣鼓响，必是在那里建些道场。俺们何不进去，随喜片时。”罗彦威道：“说得有理。我们走得烦了，且进去歇歇脚儿，吃杯茶解渴解渴，也是好的。”三人举步进了庙门，把眼一张，乃是一座城隍庙。真是破坏不堪，人烟杳绝，哪里见什么功德道场。匡胤道：“二位贤弟，这座乃是枯庙。你看人影全无，哪里有什么功德！我们进来做甚？”罗彦威道：“这又奇了！方才我们在外，明明听得钟鼓之声。怎么进了庙门，一时钟也不鸣，鼓也不响，连人影儿都一个也无？这青天白日，却不作怪么？”张光远道：“是了！常言道‘鬼打鼓’，难道不会撞钟？方才想是那些小鬼儿在此打浑作乐，遇着我们进来，他便回避了，所以不响，也未可知。”匡胤拍手大笑道：“张贤弟向来专会说那趣话儿的，你们猜的都也不

是。俺常听见老人家说：‘鼓不打自响，钟不撞自鸣，定有真命天子在此经过。’今日这里，只有你我三人，敢是谁有皇帝的福分不成？张光远道：“这等说来，大哥必定是个真命天子。”匡胤道：“何以见得？”张光远道：“适才那个相士说的，大哥有天子的福分，小弟想来，一定无疑。若是大哥做了皇帝，不要忘了我们患难的兄弟，千万挈带做个王子要耍，也见得大哥面上的光彩。”匡胤道：“兄弟，你怎么同着那相士一般儿胡讲起来？这‘皇帝’两字，非同小可，焉能轮得着我？你们休得胡言，不思忌讳。”罗彦威道：“虽然如此，却也论不定的。常言说得好，道是：‘皇帝轮流转，今年到我家。’自从盘古到今，何曾见这皇帝是一家做的？”张光远接口道：“真是定不得的。即如今朝代去世的皇帝，他是养马的火头军出身，怎么后来立了许多事业，建了许多功绩，一朝发迹，便做起皇帝来。又道：‘寒门产贵子，白户出公卿。’况大哥名门贵族，哪里定得？”匡胤道：“果有此事么？”罗彦威道：“哪个说谎！我们也不须闲论，今日趁着无事，这真皇帝虽还未做，且妆个假皇帝试试。妆得像的，便算真命。”张光远道：“说得是，我们竟是轮流妆起便了。”匡胤见他说得高兴，也便欢喜道：“既是如此，你我也不必相让。这里有一匹泥马在此，我们轮流骑坐，看是哪个骑在马上，会行动得几步的，才算得真主无疑。”二人道：“大哥所见甚当。”正是：沿江撒下钩和线，从中钓出是非来。

当下匡胤说道：“我们先从幼的骑起，竟是罗兄弟先骑，次后张兄弟，末后便是愚兄。”罗彦威闻言，不胜欢喜，口中说了一声“领命”；即便拾了一根树枝儿，走将过去，卷袖撩衣，奋身上马，叫一声：“二位兄长，小弟占先，有罪了！”即忙举起树

枝儿，把那泥马的后股上尽力一鞭，喝声“快走”！那马哪里得动？彦威连打几下，依然不动，心下十分焦躁，一时脸涨通红，即便骂道：“攘刀子的瘟畜生！我皇帝骑在你身上，也该走动走动。怎么的，只是呆呆地立着？”便把两只脚在马肚子上乱踢，只磕得那泥屑倾落下来，莫想分毫移动。张光远在旁大笑道：“兄弟，你没福做皇帝，也就罢了。怎的狠命儿把马乱踢，强要他走？须待我来骑个模样儿与你瞧瞧。”彦威自觉无趣，只得走了下来。

张光远上前，用手扳住了马脖子，窜将上去，把马屁股上拍了两掌，那马安然不动。心下也是懊恼起来，犹恐他二人笑话，只得把两只脚夹住不放，思量要他移动。谁知夹了半日，竟不相干。使着性子，也就跳了下来。彦威笑道：“你怎的不叫他行动一遭，也如我一般的空坐一回，没情没绪，像甚模样？”光远道：“俺与你弟兄两个，都没有皇帝的福分，让与大哥做了罢！”

匡胤道：“二位贤弟都已骑过，如今待愚兄上去试试。”说罢，举一步上前，把马细看一遍，喝采道：“果然好一匹赤兔龙驹！只是少了一口气。”遂左手搭着马鬃，右手按着马鞍，将要上马，先是暗暗地祝道：“苍天在上，弟子赵匡胤，日后若果有天子之分，此马骑上就行；若无天子之分，此马端然不动。”祝毕，早已惊动了庙内神明。那城隍、土地听知匡胤要骑泥马，都在两旁伺候。看见匡胤上了马，即忙令四个小鬼扛抬马脚，一对判官扯拽缰绳，城隍上前坠镫，土地随后加鞭，暗里施展。却好匡胤把树枝儿打了三鞭，只见前后鬃尾有些摇动，罗彦威拍手大笑道：“原是大哥有福，你看那马动起来了！”匡胤也是欢喜，道：“二位贤弟，这马略略地摇动些儿何足为奇，待愚兄索性叫

他走上几步，与你们看看。”觉得有兴，遂又加上三鞭，那马就腾挪起来，驮了匡胤出了庙门，往街上乱跑。那汴梁城内的百姓，倏忽间看见匡胤骑了泥马奔驰，各各惊疑不止。都是三个一块，四个一堆，唧唧啾啾地说道：“青天白日，怎么出了这一个妖怪，把泥马都骑了出来？真个从来未见，亘古奇闻。”一个道：“不知哪家的小娃子这等顽皮，若使官府知道了，不当稳便，只怕还要带累他的父母受累哩！”一个认得的道：“列位不必胡猜乱讲，也不消与他担这惊忧。这个孩子，也不是个没根基的，他父亲乃是赵弘殷老爷，现做着御前都指挥之职。他恃着父亲的官势，凭你风火都不怕的，你们指说他则甚？”内中就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听了这番言语，即便一齐挤在马后，胡吵乱闹，做势声张，光远见势头不好，忙上前道：“大哥，不要作耍了。你看众人这般声势，大是不便。倘若弄出事来，如何抵当？你快些交还了马，我们二人先回，在家等候。”匡胤道：“贤弟言之有理，你们先回，俺即就来。”光远二人竟自去了。

匡胤遂把泥马加上数鞭，那马四蹄一纵，一个辔头返身复跑到庙内，归于原所。匡胤下马看时，只见泥马身上汗如雨点，淋漓不止，心内甚觉希奇。即时转身离庙，回到府中不题。

却说那些看的人民，纷纷议论，只说个不了，一传十，十传百。正是：好事不出门，奇事传千里。

这件事传到了五城兵马司的耳边，十分惊骇，说道：“怎的赵弘殷家教不严，纵子为非，作此怪异不经之事。妖言惑众，论例该斩。况此事系众目所睹，岂同小可！我为巡城之职，理宜奏闻。若为朋友之情，匿而不奏，这知情不举的罪名，亦所不免。我宁可得罪于友，不可得罪于君。”遂即合齐同等官僚，议成本

章，单候明日五更，面奏其事。只因这一奏，有分教：督藩堂上，新添了龙潜凤逸的配军；行院门中，得遇那软玉温香的知己。正是：人间祸福惟天判，暗里排为不自由。

毕竟汉主听奏，怎生发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配大名窦公款洽 游行院韩妓殷勤

词曰：

恩讎配他乡，斜倚征鞍心折。花谢水流无歇，幸有章台接。可人何必赘清吟，只要情相合。萍踪遇此缘，回首天涯欲别。

上调《好事近》

话说巡城兵马司闻了匡胤戏骑泥马之事，一时不敢隐瞒，遂即连夜修成本章。至次日清晨，隐帝设坐早朝，但见：

画鼓声连玉磐，金钟款撞幽喧。静鞭三下报金銮，文武一齐上殿。个个扬尘舞蹈，君王免礼传宣。从来上古到如今，每日清晨朝典。

文武既集，有当驾官传宣，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班。”道言未了，只见左班中闪出一官，俯伏金阶，口称：“万岁！臣御史周凯，有事渎奏。”隐帝道：“卿有何事？可即奏来！”周凯道：“臣有本章，上达天听。”遂将本呈上。当殿官接本，展开龙案之上。隐帝举目观看，上写道：

臣闻圣人不语怪，国家有常经。语怪，则民志易淆；经正，则民心不乱，一其章程，严其典则，非矫制也。盖所以检束乎民心，而安定夫民志者也。伏见都指挥赵

弘殷之子匡胤，年已及壮，习尚未端。昨于通衢道上，有戏骑泥马一事。臣窃谓事虽弄假，势必成真。况乎一人倡乱，众其和之，积而久焉，其祸曷可胜言！将见安者不安，而定者无定矣！臣职守司城，分专巡视，睹此怪异不经之事，理合奏明。伏惟陛下乾刚独断，握法公行，勘决怪乱之一人，以警后来之妄举。则庶乎民志得安，民心克定，而一道同风之盛，复见于今矣！臣不胜激切上奏。

隐帝看罢，便问两班文武道：“据周凯所奏，赵弘殷之子赵匡胤，戏骑泥马，惑乱人心。卿等公议，该问何罪？”众臣奏道：“臣等愚昧，不敢定夺。但以妖言惑众而论，依律该问典刑。伏惟陛下圣裁。”隐帝听奏，想了一回，道：“论例虽该典刑，姑念功臣之子，宥重拟轻，只问以不合一时行戏，致犯王章，该发大名府充军三年。赵弘殷治家不严，罚俸一载。钦此准行！”弘殷听了此言，大惊不迭，随即请罪谢恩。

朝罢回家，赵弘殷独坐厅上，怒气无伸，犹如青天里降下霹雳一般，十分暴怒，道：“气杀吾也！快把香孩儿拿来！”回身走至夫人房中，骂道：“都是你这老不贤，养这祸根，终日纵他性子，任他东闯西走，惹祸遭非。如今弄出事来了！”夫人道：“相公，为着何事这等大怒，嗔怪妾身？”赵弘殷便把这事情细细说了一遍，道：“似这样的畜生，玷辱门风，要他何用？快叫这畜生出来，待我一顿板子打死了，免得日后再累我费气！”夫人听罢，双目泪流，上前相劝。弘殷道：“你也不必烦恼，这都是畜生自作自受，该处折磨。如今我也不管，任他历些艰难，吃些苦楚，只算得磨磨性子，也是好的。”夫人道：